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移宮

御史徐景濂奏曰。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疑。微臣一腔熱血。欲灑久矣。謹冒死訟言之。無諱可乎。蓋當



鼎湖再泣。

寶御未登。卽笑笑

孺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借羽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共

主也。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

兩宮比也。館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乾坤哉。彼孑然一孀，呱呱一女，逗遛

不遷者何故。空戀冊妃之

遺命邪。抑有要挾之陰謀邪。宮中一段真情景，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獨斷明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風影也。自垂簾語

出而內廷闕然矣。促移宮者，輒攘爲奇功矣。自李黨語

出而外廷闕然矣。言加

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之煽搆，簸弄邪

臣，狐媚而不自醒耳。總之未移以前爲

國之念同股，旣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互爭釀成多事。

而做李家官喫李家飯，此等市僧語可溷

宸聽乎。可汗大臣齒頰乎。上下所司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宮闈等事，皆朕所親見。日來紛紛

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修在即着宣付史館。

史臣曰籍口垂簾攘臂定策。漣等心事路人知之。自賈繼春處人皆籍口而不敢言矣。景濂慷慨昌言。直抉諸姦之隱。遂使

聖心頓悟。史館立宣。彼猶敢以紛紛疑議再瀆宸聰者。真萬世之罪人也。

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日者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

筆削。亦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必不能一筆抹殺。若使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何謂信史。臣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移官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史以傳信。非以傳疑。

皇上既曰官闈等事。皆

朕所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則移官之真偽是非。從此定矣。而有度必欲執王安之矯

詔。寔歐辱之事。以成謗史。獨何心與。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官眷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諭者。真者假者。如以為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捏。克纘是何肝腸。乃欲匿

選侍之凌虐。恣

聖母之怨仇。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

諭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宮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蚤清宮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已功。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

已邪

上詔所司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皇考。豈能恣然爾們當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史臣曰。母子之情。出于天性。

皇上大孝純篤。果有氣毆之事。豈肯旋宣而旋諱之。一時傳諭。不無忿激。斯言一出。中外釋然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議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踐同歲。

選侍垂簾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一遲至初五日。豈總歸枯菀之想乎。繇今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往事若可無論。然皆籍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進藥一事。不

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也。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

貴妃之封后。

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籍口。然味其語意。卽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爲從哲解。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待查例而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封還內降。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官之迫而後止。

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李選侍以侍嬪居。乾清非制也。况雄據于

新主御極之始乎。倘非科臣楊漣之力爭。內寵並后。其漸何可長也。

史臣曰。此戶兵刑三部卿貳議單也。國有大事。身爲大臣。不能持正論。以杜羣器。則亦已矣。而一則曰垂簾意欲何爲。一則曰武呂再見。一則曰內寵並后。佐慎行之。

邪說助漣與光斗之餘波。曾不顧其言之謬矣。不倫也。諸臣于是乎失大臣之道矣。

少卿朱光祚。韓光祜。王紹徽。耿廷栢。鄭三俊。議曰。移宮必待同朝之併力合詞。而乾清始正。倘諸臣終不得闢其說。舊輔遂聽之已乎。所謂碌碌因人焉。用彼相者。斯亦千萬世之罪人也。

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願。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臬。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移宮垂簾兩事。呼吸而變。霜露頃刻而關安危。此乾

等時。舊輔俱優柔觀望。不勇決剖陳利害。及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臣立談之頃。而奠神器于泰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媿死矣。

史臣曰。

選侍受命

皇祖撫育

聖。一旦

考賓天。笑笑無倚。卽宮不據。移何至輒關安危。乃今之移。則移令之卽日移。則卽日移。言且張皇其詞。文致其罪。擬

以古今不數見之事。抑獨何心與。

鄭三俊又議曰。移宮之揭。繼臺省而上。當日情事。臺省爭之甚力。舊輔反若受成者。然此何等時。優游觀望。豈托孤寄命之幸。采人不能不疑舊輔深也。一悞也。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

必不可封。移宮之必不可遲。此明白易見之事。而舊輔一味依違。無能早決。卽有奏揭。常落人後。大都緩急不得力。久爲言路所指。摘而今俱已定。無所事更議矣。

給事中甄淑議曰。

二聖相繼賓天。小人女子得以乘隙互恣賴。

皇上多福。匡持有入。旋卽帖然。人情庶今日之安。而忘昔日之危。遂未及致議。然良心固未泯也。垂簾之造禍。代有覆轍。人人知之也。豈秘閣元揆獨不知乎。雖曾具密揭而譏論已落。諸臣之後徘徊猶在恩怨之間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封后議。

謚移宮三事議。

說則舊輔爲之后之不終封。官之終必移。則非舊輔能止之能促之也。諸臣疏與舊輔之揭先後日期自明也。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移宮一事。

皇上當日所自見自歷。不知今日亦能自明之否。願欲臣下明之乎。恐千古沉寃。終在此一案也。使當日垂簾之謀遂成。又不卜今日之乾坤。是何光景。

史臣曰：移宮一事原。

皇上所自歷亦惟。

皇上能明之故。

雷霆一震。羣小伏辜。不令選侍抱千古之沉寃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

謚也而妄議移官也而怠緩苟非包藏禍心何其大事糊塗若
曰別無媚腸豈盡不學無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
腸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史臣曰。槩擊紅丸則曰一條線索。移宮進藥又曰一副
心腸。深文一至于此。語曰。陷文不可脫。筆舌可輕易乎
哉。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選侍占佳。乾清宮于指日。

登極之時。豈容躊躇事而姑待外廷開端。僅托內侍為諭。此其

意可勝誅。其罪可勝道乎。若如道路所傳。勢成騎虎。力借
連鷄。仗宵小之邪謀。翻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
深。恐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天下事。惟光明正大。自無可翻。亦不畏人之翻。
移宮一案。案案

先帝之遺命。虧

皇上之孝思。正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陰瞋一消天
討。罔赦。非人之翻之。乃諸臣之自為可翻耳。弘化此言。
豈亦神先告之乎。

八事。中沈惟炳議曰。

冲聖登極事在

先帝晏駕之日。從哲趙起不肯進官。而科臣擁之使進。

李選侍久據。乾清從哲不急請移出。而科臣大叱忿爭。遂

有蚤清宮禁。以正分位之疏。臺臣有肅清宮禁。以安

宗社之疏。大小諸臣先後急請。若不能頃刻待者。而從哲泄泄

如也。此皆薄海共傳。無容議者。想從哲于婦寺諸輩香火

情濃。不及照管。

皇家事耳。

史臣曰。宮門何地。而擁之使進。

選侍何人。而大叱忿爭。欲以彰漣之功。而不知已定漣不可

赦之辟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選侍移宮一事。當時中外喧傳。有垂簾聽政之意。從哲身受

托孤寄命之責。大節不奪。此其時矣。若何濡忍不前。怯懦

不力。趙趙觀望于其間。想劉李之姦。珠寶之藏。恐非無因。

鬚眉丈夫。不有所以柔之。胡爲乎繞指之若斯邪。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封后移宮二事。倘非禮臣科臣之力

爭。不知從哲欲何爲乎。有禮臣科臣之力爭。爲從哲者。得無愧死乎。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泰禎。議曰。貴妃之不可封后也。

選侍之當移宮也。但當機執奏爲是。乃一具揭于禮臣爭執之後。一具揭于群臣爭論之時。雖事期求濟。無論遲速。然見已出乎人後。議應叢于已身。

江日彩議曰。

貴妃不可封后。

兩朝事死如生。事亾如存之孝。可謂至矣。何也。所謂孝者。正是以前人之德爲德。以前人之心爲心。不在區區一從違之迹也。臣竊謂今日。但當潛消

中壺隱憂。政不必追論封后移宮已事。此又根本之慮矣。

陸獻明議曰。

貴妃封后。選侍移宮。從哲曾無一言之侃侃。先寢僥倖之圖。曾無一字之錚錚。首紆忠忿之抱。正色立朝之謂何。

張汝懋議曰。封后事出劄聞。亟諍奚煩于查例。

選侍迹類逼尊。速移寧俟于須臾。自先後疏揭。相繼陳奏。

聖明仁孝。隨事允行。使
盛典快覩。隱禍潛消。此實

宗社有靈。臣工胥慶矣。

溫臬謨議曰。移宮各款。初相依違。後各救正。原因紅丸事。追論則直從李可灼一案。分割明白。以決千秋之疑。可矣。
沈猶龍。錢士貴。議曰。

選侍移宮係 貴妃停封一月後事也。先是禮臣抗疏。與
皇考納諫之語。選侍宮中。豈不熟聞。况乎位號輕于妃屬。事
體大于進封。彼以

夷考當時。禮部爭封疏入

先帝降旨數十言。促令具儀速舉。閣臣竭力陳其不可。事幸終
寢。

先帝晏駕之後。閣部臺省。各疏請移宮。數日未動。至初五日。輔
臣復具揭立催。遂得卽日搬移。以叶次日

龍飛之吉。此亦舊輔事中顛末。持議者當參稽焉。

施樑議曰。宮之不可不移也。夫人而知之也。當

鼎湖初泣。四海攀號。况素持巾櫛之人。五內亦自崩痛。時既
于食。卒勢難辦于咄嗟。卒之初六

登極而先日搬移。似于

大駕還御無悞也。不足爲深尤也。

吳其貴議曰。傳封何難。一語辨折。如李文靖引燭焚劉美人之詔乎。移宮何事。遲疑再三。獨不見袁盎在文帝前。却慎夫人之座乎。

侯恂議曰。移宮一事。

宸極正位。而敢懷暗奸之謀。從哲詎不知其不可哉。惟是徘徊觀望。寔有依阿嬖倖之心。而又無如迫于衆議。何乃不得已。而具揭耳。故使當時科臣之爭不力。移宮者未卽移矣。

而謂少遲不妨。抑思何事不可少遲乎。愛從哲者不能爲之解也。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曰。

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閣者猶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

皇考畢。卽請叩慟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遂擁護我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迎于文華殿。先叩。謝。皇上卽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選侍內使。輒去。臣等與合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

登極日。卽應住。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卽公疏奏。

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

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卽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附臣之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弄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遠宮何哉。

史臣曰。自會議之說起。一時臣工。在袒楊漣。左光斗者。十人而九。折衷持衡。明剖是非。入告

皇上。則問達等事也。而乾清混居。竊弄威福等語。則依然恤行之邪說。而楊漣等之唾餘也。附會無稽之口。反滋不了之疑。國家亦何賴有此大臣。而取此會議為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慎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結交鄭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槓。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皆方從哲

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黃克纘者。論

選侍一事。混白為黑。指鹿為馬。皆

皇上不多講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纘曰。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為

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

聖諭。以為假捏忠。如楊漣。以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

有急冷眼有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奏入。不聽。

癸丑孫慎行罷。

史臣曰。慎行自佐三禮。卽侈然以夾日虞淵自居。迨被臺臣糾彈。屏跡林臯。毒心愈熾。故一入春明。而綱常大分宜明之疏出矣。籍口弑逆。欲加輔臣赤族之誅。附會垂簾。忍出。

高皇血食之語。姦謀未售。托病言歸。其黨人猶且擁戴不休。枚卜首列。向非。

宸衷獨斷。其興大獄。禍正人虧損。

聖德溷亂。信史可勝道哉。

九月癸丑。

上諭禮部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爲。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冊封禮。

史臣曰。是舉也。

先帝爲孝於。信王爲友。

皇上真人倫之至。堯舜之心也。

壬戌。御史張修德請召還賈繼春。疏曰。

皇上登臨之日。李選侍不過一

先朝嬪御耳。其當逡巡移宮也。避

至尊而嚴大分。無論舉朝知之。卽繼春亦明知之。而明言其當

移者。及俛首移宮之後。名已正分已嚴矣。念

先朝。則當念選侍。則當念幼孤之

皇妹。故愀然于

皇考在天之靈。而惻然于椒宮寥落之孀母。此

皇上之事。亦

皇上之寸衷。脉脉縈迴而不能旦暮釋然者。然惟

皇上知之。而在廷臣子。或不能知。繼春亦不能知也。中外喧

傳。人言嘖嘖。如繼春方欲有言。而又有激之使言者。于是

轉激轉悞。

選侍方安于泰山。而誤以爲虺虺不寧。選侍方享

御食。居深宮。母子相依。融融歡娛。而誤以爲憔悴孤苦。日暮

不生。則

聖衷安得不赫然怒。而繼之以逐也。然

聖衷怒。而繼春之心益不自白矣。昔者曾參孝。而天下爲子

子及忠而天下願以爲臣。繼春之忠。豈讓子
陛下之孝。豈欲出曾參下哉。

欲成

史臣曰。

世宗朝。諸臣議禮未決。蔣冕曰。臣欲望
陛下爲堯舜。

肅皇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言定父子之經。立綱常之
極。今

先帝遺命在耳。何不以堯舜之孝弟成就
君德。而偏欲傳風影之疑。開

宮闈之釁。是可忍。孰不可忍。修德之救。繼春言婉而意切矣。

癸亥。二月。癸亥。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頃報

命途中見會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爲國本。爭此于

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之際。則爲預防。爭此于

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口爲

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美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揆之以人情。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

冊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干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母愛子抱之隙也。無

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垂簾二字。又非

玉几之命也。非出宮掖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為不必然之慮。激

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從而寔之。甚至謂寔出

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託乎。此又人情也。士大夫有無子之

妾。身後有不願其得所乎。若當時所傳封妃之

諭與

神宗立后之命。則殊矣。自古未有一帝一后而不立妃者。

覃恩遍天下。而當時從龍之人。何不可一霑位號。今已次第

冊封。向者禮部之

諭。自當有日舉行。臣又何言。臣誠見景濂首發大義。震醒人心。

今日驟以內察外遷。不知何意。

聖代慈孝。卓絕前古。視之漢初。事正相反。豈可傳合疑端。

著於往事而後快心者。何可訓也。語云好名之害。俾知有。

君父而無

君父之禍。皆起于見

君父有不是處。若

先帝之于

遺命。一傳一止。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未衰。此皆

帝王之盛美。仁孝之極思。臣于幸得將順。又何導之以刻薄乎。
臣恐天下因景濂之處。遂廢景濂之說。

兩朝實錄必至如宋人燭影斧聲之疑。未有已時也。

史臣曰孟軻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子當道志于仁而已。垂簾之說。借危辭以快夙憾。而姦人視爲奇貨。交結權璫。百計以傾。

選侍。當是時也。

王几遺言。委諸草莽。

璇源弱息。危若朝露。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不衰。滿腔惻隱于骨肉。倍加親切。請臣不

引之以曲全

盛德是誠何心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終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二

移宮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薄待

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

選侍賈繼春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
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
專以門戶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
小東凡有功

宗社之憂者輒目爲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
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
循其口吻乎

史臣曰垂簾之說原出奸臣之捏造
而攀龍必曰出自

皇上其矯誣不忠亦太甚矣且賈繼春未嘗悔
而必誣之曰自悔是援儒入墨也王
志道言父子之親正以明君臣之義
而乃曰亂賊喜而忠義懼是錮人作
忠義也且攀龍將以

選侍爲亂賊乎抑以安

選侍者爲亂賊乎至于大東小東之言出而

真情迸露矣然則諸人所以借題生
事者不過以張東林之幟耳豈顧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哉

給事中王志道復書曰垂簾二字見於章
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所謂設爲不然之慮激
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上近來屢

旨旣明言一時之

諭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將順必欲舍後命而
執前言乎前疏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
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

選侍據來書旣以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意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又何悔哉繼春
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
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
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一
三
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
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一時之權耶東朝
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處
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
出何人書札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
可自標以爲佳語耶

史臣曰自孫慎行倡起邪說高攀龍
尤以劇談雄辯佐其兇鋒舉朝曾無
敢矯其非者志道獨持大義奮然力
爭至于悖萬世之經何可爲一時之
權二語尤爲不刊之論固宜攀龍噤
口結舌不能再置一喙也

三月癸丑御史霍鏌上言逆局屢易總此
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其衣鉢
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一
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且有不可知者此至今義士忠臣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慨於亂臣賊子之猶緩天誅思得一當以沐浴請乃無端而爲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

四月甲申大理寺少卿范濟世奏曰泰昌元年八月

先帝違和臣以吏科隨九卿科道後面奉

先帝諭封

選侍且欲速封

選侍此

皇上之所親傳亦諸臣之所共見共聞者也至二十九日再

召諸臣則

先帝病已危矣言

壽宮要緊言輔

皇上爲堯舜又言封

三朝要典 卷二十二
選侍夫

先帝召臣等凡三次矣無不以封

選侍爲言者卽彌留之際言幾不能出諸口
猶惓惓言封

選侍不置臣有以窺其故矣蓋

先帝四十年青宮

孝元貞太后與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朝夕承顏而侍起居者惟

選侍一人號稱

聖意故平居將

皇上與

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諄諄然以封

貴妃託

皇上并

論諸臣也此真

先帝心上一件未了事迄今思之洋洋

玉音猶然在耳而

先帝不可復覩矣慟哉今曾幾何時豈

皇上頓忘當日之光景乎次日是爲九月初一日

先帝崩臣等哭臨畢隨朝見

皇上于

乾清宮諸臣請初六日

皇上登極并請是日封

選侍蒙

皇上諭禮部進儀注來看亦未嘗不欲封

選侍也迨後議論紛紜

皇上震怒臣是時曾有

先帝言猶在耳

選侍封不可稽留一揭欲出以王安居中用

事煽禍興妖全在此人知時不可爲藏之

筭中臣在里中見

皇上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天地之心也又見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一
皇上因

信王封東李氏爲

莊妃又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武周之孝也顧今日

莊妃所看管之

信王卽前日

選侍所看管之

皇五子也

皇上念

莊妃之勞故加封焉獨不念

選侍之勞乎而

先帝遺命封妃則又惟

選侍之所獨有也臣昨歲入都正值

皇上舉第一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爲

慧妃當

選侍主

皇八公主之時

先帝愛公主欲封

三朝要典 卷三十三
選侍其心與

皇上無異特扼於勢而未能行耳且
八公主漸次長成矣異日婚配

皇上念骨肉之親勢不得不加以封位既封位
其女又不得不封其母與其後日因

公主之封以封

選侍孰若今日因

先帝之

命以封

選侍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可以明

皇上承先之孝倘使不封則

光廟實錄必書之曰

上欲封李氏爲

貴妃已擇吉具儀

上崩

太子停封不予如此則天下後世將謂

皇上爲何如主則

皇上又何以謝天下後世之口哉祈
皇上勅下禮部加

選侍之封位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移

公主于別宮以全

皇上骨肉之愛猶爲不遠之復不然因循而無
變計無論貽譏青史爲

皇上盛德之累即使後日以今日爲家法則凡
愛妃無子者將人人自危再加以毒瑣
弄權表裏爲奸何事不有則

宮闈無窮之隱禍寧不自

皇上開之耶

上曰朕體

皇考遺念選侍八妹禮待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常冊立
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
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

三人朝要典 卷二十二
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話來

史臣曰移宮一事在廷諸臣持正論者僅黃克纘賈繼春徐景濂王業浩等數人耳不旋踵咸被排擠以去乃范濟世當虐燄薰天正人箝口之日發憤上疏請封

選侍犯通國之怒而不顧至今讀其封章令人有餘痛焉耿耿孤忠真所爲百折不回者矣

給事中阮大鍼奏曰移宮一案以臣子戴天子以

天子正天位萬世之大經也假令過垂簾不止則言官齏粉矣然言者自不敢居功而不可謂言者之身不危也移宮以後恩義兼盡楊漣與賈繼春所見未有參商無奈借繼春以甌漣者于中構鬥不休而去年繼春一疏其本心一盤托出矣大家爲公非爲私矣漣固宏大用而繼春安可不柱下

惠文以展其用清時永錮

聖心忍乎

五月乙丑御史宋師襄奏曰盜寶下獄黃克纘多方卵翼結爲乾子得不死非劉朝所感恩而圖報者乎無何而以戎政內宣矣毛士龍嚴爲抄叅

旨幾中寢非劉朝所頓足而切齒者乎邵輔忠乘機獻贄無何而以投甌削籍矣

南御史涂世業叅史繼偕疏云試問

先帝憂困東宮墜乎

皇上初登大寶此時羣陰密布中外危疑誰游國戚之幕誰奉教子里中司寇而以故有恩者爲授受符拚死戴主之楊漣何以去之惟恐不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奏曰人知賈繼春之爲人誤不知陰陽挑激播散流言名爲優選侍之禮實不解鄭戚之危名爲全

聖孝之大寶以救劉朝之生以致繼春爲風聞

三朝要典 卷二十二
所誤迄今罪璫再處救局轉新尚有望節
鉞者反欲藉以爲獵撫之階亦姚宗文之
流毒也

史臣曰賈繼春當舉國若狂之日發
憤上書力請篤厚

選侍一腔忠愛

皇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有何誤聽玄乃以此
誣繼春并以誣風馬牛不相反之姚
宗文乎甚矣其巧借題目羅織正人

也

壬寅給事中曾汝召奏曰移宮一事人持
一說幾于聚訟謂

主少國疑之時忽有垂簾聽政之舉令人驚疑
萬一牝鷄司晨憑

先帝遺命以恣其所欲爲卽有忠計之臣傲夾
日虞淵之故智亦已晚矣何如排闥而入
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爲見蚤也迨宮已
移矣隙已窒矣倘尤追論不已吹毛求疵

則於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惟我

皇上俄焉轉念畧無執滯且恩賚視昔倍有加焉此一舉也

皇上明同日月斷決江河威迅風霆仁敷雨露可謂善處宮禁之間而備道全美者矣買繼春一疏不無過激要以曲全

聖德俾

皇上追大舜之孝而成千禩之名亦忠孝之深心而忘其戇者也當日之移宮謂是則順從者爲非而信史之筆削可輕乎

史臣日光斗輦亦明知繼春一段忠愛不容抹殺必欲收入黨中溷白爲黑而移宮之局始堅故或誣其悔或詆其悞排之于前救之于後皆援儒入墨之計也

御史楊方盛上言移宮往事

聖孝委曲可謂全倫矣而已謝言責之人且猶
媿媿不置也覆雨翻雲攪亂一成之局無
風起浪顛倒一定之評此何爲者耶

范濟世揭曰所謂局者何謂也豈移宮一
事亦有局耶豈居一號宮爲已成之局而
請移別宮者便爲覆雨翻雲而攪亂耶方
盛亦未見

聖旨矣

皇上已先移

選侍于

慈慶宮也使一號宮可居

皇上何必尋別宮使

選侍當居一號宮則亦終身焉而已

皇上何必更移之

慈慶且茲一移也

皇上斷之于獨行之于密不使臣下關其說不

令外廷與其謀

聖天子英明神斷真可爲堯爲舜度越千古矣

則職之請也猶覺落後一着方盛乃以爲攪亂成局也無乃太板煞乎

丙辰范濟世復揭日記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

先帝宴駕初五日

選侍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此天下之所知也初二日吏部九卿科道公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移宮知道了待擇

日卽行欽此夫擇日而謂之待則是初四日尚未定有日期也。

選侍卽欲離

乾清以避

至尊然不得

聖旨將安適乎此亦事理之易見者謂公疏非耶責在冢宰謂票擬緩耶責在閣臣謂擇日遲耶責在欽天監此未可遽爲選侍罪矣觀初五日有卽時移宮之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一
旨選侍不待從人不乘肩輿與

皇五子

皇八公主徒步入一號宮此足以明
選侍不敢抗

至尊以自便矣自古亦有宮闈亂政者其光景
然乎否乎不特此也當初五日早晨未移
宮之前職等科道三人候

皇上于

慈慶宮門外遇王安相揖言曰李娘娘只與
他一號宮不可與他

慈慶宮他就無權了李娘娘待敝道們怎麼
嚴的昨日有某人爲某事早晨跪至午間
還不叫起來昨又使人來請我我說請我
怎的我不去我不曾得娘娘甚麼好處請
走了你我也不去又言

小主每日四叩。又言傳盡了宮中銀子。方肯
走哩。又言欲職等代曹應奎上揭帖。觀其
語意其恨

三朝要典 卷二十二 十七
選侍不爲不毒。然自數語外。卒無一字及選侍他罪者。豈彼猶爲

選侍回護不欲盡言耶。抑別無罪過可言耶。職謂彼興妖煽禍者。以此至九月二十三日。去移宮已幾二旬。有揭帖欲優禮選侍。始有

聖諭責備

選侍迨爭之愈急。

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

皇上相忘亦已久矣。觀最後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則其情可見矣。此皆有年月日時可考。非浪

說也。然職以爲

選侍卽有罪過。

皇上果不能忘情。臣下惟有委曲調停已耳。迨調停再三。而

皇上堅不肯以從。

冲聖之性氣。旣不能卒乎。臣子之事主義不可

過激然後順

皇上之心。以平

皇上之氣。迨時日既久。

聖意漸回。然後乘機開導。復請移宮。復請加恩

如此則

先帝之遺令有終。

皇上之孝思不匱。庶前事可以結局。不作

盛朝一缺事耳。今

皇上初無一言。且已三年矣。當時臺臣已有

仁至義盡之疏。欲

皇上加恩。乃至今而尚不欲人言耶。言及王安

便羣起而攻之。亦

熙朝之奇事矣。

史臣曰。

選侍當日移宮情景。此揭更爲詳盡。蓋濟世

方掌吏垣親承

顧命。又目擊王安箕踞受揭之狀。故追述往事

字字逼真。非若他人逃聽風聞以意

爲附會者比也。至以委曲調停責望
當事諸臣。尤爲忠愛。至論乃諸姦造
謀設筭。愈毒愈深。甚且借安

選侍以傾陷正人。罪惡旣盈。天網難漏。諸姦
駢首伏辜。又何足惜也。

八月己未。御史霍鏌奏曰。

皇上聖神天縱。其優禮

選侍一議。久已洞悉於中外。而猶一揭不已。
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范濟世

之所爲者。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
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
旣知

選侍爲

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
已屬

聖仁。況乎恩禮有加。天下莫不頌服。固無庸濟
世贅疣爲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
試聞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

其戀戀此一題目于幾年風恬浪靜之餘
是何識見言之不足而屢言。意欲何爲蓋
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而適有中
罪璫之賄者倡安

選侍之說以爲傾陷忠良解脫大熬之把柄
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爲安身立命之地
而又不自爲首依負一素負青白之望若
賈繼春者多方簧惑使入其術中而已則
縮胸觀望于局外徐觀成敗此其流毒善
類已見一班自是而邪說橫行是非倒置
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
所終矣伏乞

皇上將范濟世立賜褫斥以爲人臣欺枉陰險
之戒

史臣曰。毛焦解衣危諭日。碑剖心欲
明。二臣實見得是。卒使其主感悟。鍊
等附會邪說。而反云安

選侍者乃傾陷忠良解脫大熬之把柄。且以

貪淫縱恣之毛士龍而目爲正人夫
豈公論耶

丁卯左光斗奏曰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
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蓋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地之虺虺此時

宗廟

社稷爲重臣等只知有

皇上安問其他迨公疏繼上觸怒

宮闈摘臣單疏傳呼大臣垂簾處分臣等同

咨諸臣嚙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蓋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乾清取臣疏于

慈慶宮睿覽因發閣票微臣始生臣于時寧
爲褚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決事在

皇上屢論中旣以

宮闈肅清仰求我

皇上恩禮

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

選侍恩禮日漸加隆。事如是止矣。後繼春以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嚴譴。本一事而強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靜而風不寧。波欲恬而磯不可。迨漣去繼春亦去。兩人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于心。此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漣。因借漣以

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豈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爲繼春者苦矣。至如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人亦不受人借。祇緣錯認人言以爲已誤。繼春因而剖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出于借外而濟世竟入其借中。臣所爲惜繼春并惜濟世也。

史臣曰光斗此疏名爲繼春濟世二

臣惜。而實以重誣二臣。其設計愈巧。而處心愈深矣。黨人之欲譏公議。而必行其謀也如是。

南京御史李希孔疏曰。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

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

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移宮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卽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

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

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鏜。楊方盛所以慷慨而言也。

史臣曰。三叔流言。不利孺子。王安倡議。意欲垂簾。此日月晦明之關。良心生歿之候。希孔曰。有何冤抑而汲汲

皇皇。爲無病之沉吟。夫以

先帝二十年寵嬪。王安罵詈威逼于內。楊漣等誣捏傾陷于外。命懸絲髮。忱感風雷。而尚云有何冤抑。良心漸滅。一至此哉。

十月辛酉。南道御史王允成上言。如移宮之舉。無論噦鸞。無論

慈寧。不聞其言不當移也。而移彼移此之論。又紛囂而未息。豈以

新天子而可避舊宮嬪耶

丁丑南道御史萬言揚上言在昔

先帝賓天危疑叢集當時托孤寄命者何人肅
清宮禁者何人

皇上所褒爲忠直者何人自今結綬如旅而

顧命之臣何以不得終其信任此其故可深思
否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二終